

陳忠裕公全集

五十二冊

陳忠裕全集卷二十五

青浦王鴻逵用儀

婁縣莊師洛純川

青浦王祖德甫輯

青浦趙汝霖惠蒼

編訂

青浦何其偉韋人

序一

皇明同姓諸侯壬午表序

嗚呼廢興強弱之際曷嘗不繇世變哉自古帝王之興
莫不廣樹同姓引布宗賢地或不滿百里位或不過子
男皆欲其藩屏大宗夾輔王室立國之利在乎此也至

於後世服亞至尊號寵大國然而貌隆情奪體尊勢去
豈欲其上佐天子安治元元稱磐石之宗哉甘園牢之
養恣後庭之樂坐守園廟貴隱宮府不爲吾害足矣夫
昔之建侯求其利今之置王畏其害何則機變旣繁猜
情日急往事多戒而後防益深也周秦之前史詳矣
漢家統千里之封晉室擅三軍之勢而七國合逆八王
遞凶原其喪亂起於無制六季因襲稍假事權然而上
宰鮮周召之忠方伯失桓文之節故親疎迥異疑忌橫
生幼子在閭遙領雄鎮壯王撫郡權制典籤至於骨肉
相怨肺腑摧裂唐宋以來更酌時宜親近則虛崇名號

開邸京師旣鮮踰條亦無重任然東府棘埋於賊臣南
街羊驅於酋虜誠知制治之長策非扶衰之要道也惟
疎遠族屬令與庶士同升雖爲宰相公孤不之引避斯
爲大公其足法矣明興高皇帝以海內殷遠天下新定
卽位之三年大封諸子以鎮撫之十三年復封凡二十
餘國當此之時諸王皆親高帝子或從帝定天下無不
有帝制心雖跨州連邑與漢不侔而厚壅貲財盛設兵
衛從橫之資具矣莫不冕旒透蛇龍章繽紛護衛皆騰
健之徒官屬有精采之士庶子子侯尙王支郡上公丞
相拜伏下塵儼然一國主焉至於建文君之時緣飾太

平隙開諸叔鼂錯之謀益亟田叔之火無聞縛以裨將
幽之請室文皇帝積不堪之心藉可乘之業奮兵北平
奄有天物嗣是而後虛禮攸崇昔權益脫夫旣以此而
得國卽以此而疑人人情不其然歟故漢踵燕山之跡
寧乘國統之虛而山東輿櫬江表焚舟良繇勢弱形廢
所憑非勝也至今支系日繁祿請難繼秦蜀雄藩僅如
富室周楚困宗奉同氓隸荒亭廢館卽是梁園左官腐
儒便爲枚叟老監傳奉疲兵衛門戢茨宇而爲宮缺糗
粢而稱膳婚嫁失期喪葬無禮觀其搖落良可浩嘆故
王孫帝胄厭朱祓之滯身羨白屋之自便近雖小變合

甲得通仕宦而宗學不設應舉無異齊民故禁猶存服
官尙阻清要可謂拘牽矣夫親旣可疑疎又何恃論其
常法亦有重輕向使朱虛不奮文帝安從代來瑯琊不
立典午已湮江外故唐家宰相不禁隴西宋室平章多
繇天水時賴宗臣未見內禍也况乎厭逼則上愈孤替
近則權遠寄故卯金籓弱沙麓妖興當塗宗衰石圖兆
篡卽今朝聘永絕功烈不聞讀子政發憤之章覽陳思
求通之表伊可懷也今紀高帝以來著於篇夫二百餘
年之間不可謂無能者而寂寥愼焉觀者有以慨矣作
同姓諸侯王表

高帝功臣年表序

原夫帝王之興元功俊佐可得而知也推其始終莫不有故焉三代醇風咸保厥祚炎漢而後隆替隨時雖云仁猜異德亦繇時勢也漢高布衣起事俱受楚封比之英彭勢如並王後以浸微託身意同上客帝制乃其宿心裂郡本爲固有惟韓王立談專將號稱特達然平齊之後隱若敵國若云心膂誠有閒然世祖宗英奮跡羣策景從名爵向託本朝發縱多由天授非有遙制之功羈縻之跡也故稽敵論功則秦項爲烈推恩審寄則中興易全世儒不察猥云二祖優劣亦已過矣明興高皇

帝無尺寸之資諸將皆起徒步莫不并志一力艱難盡
瘁或繫身肺腑之間或生長子姓之列不獨資以摧敵
蓋將託之機務豈有侯王之號招徠以就權宜馳驅之
勢搖足而分強弱哉是以鱗翼一奮帶礪成文景風再
頒貂蟬滿坐比之於古斯爲盛焉獨於天下已定諸徹
侯解釋殷煩優游朝請胡藍株累醢廢綿聯至今二百
餘年之間非有大變革也佐命之臣搖落將盡嗚呼事
遠情易實去名危意恃乎曩勳道違於來主揆之往昔
輒此之繇昭代諸侯惟長興見嫌於靖難李吳坐法於
新朝餘者皆手自誅夷及身絕繼此何故也夫胡相險

逼幾震乘輿涼國輕悖謀危社稷嬰童知其必敗婦女
爲之寒心諸宿將英姿消歇沒齒爲期又復何求白頭
從逆且建勳方面豈不深幾參謀幃幄何其易昧慶卿
劒成能使武陽裂土蒯通利口欲令蕭曹鼎足苟非大
愚知爲妖罔至於死給東園後盾不立生逃西市追論
更嚴將無亟銷鋒之心略帷蓋之義耶不曰猜情當爲
睿算矣豈以太孫文儒諸籓盛強怏怏非少主之臣洵
洵成負嵎之勢乎假令齊兵西指絳侯不和蜀寇東躡
越公小挫外稱義師內將挾主必至勢分列國權歸霸
朝難爲全矣故忍斷臂之痛爲當戶之鋤在彼在此吾

無憂也或云高帝春秋高諸王咸有非常之望故廣布
流言傾危宿頑理或有之非所敢論獨以承平清晏多
歷歲年則開物定基功非眇細雖十世其可眷覩九原
以誰歸撫陵園而思股肱臨山河而憑血食耿賈高勳
徒在雲臺之上房杜後人無復夏畦之祭而豎儒俗吏
於國家無毫髮之功折枝之力而坐擁高位或世其家
者纍纍也可勝道哉嗚呼晉還宣孟之封惡名可洗漢
守信陵之冢異代且然何況盛朝兼之懋績記人之過
忘人之功乃嘉靖六王繼絕恩未溥周近日韓脣上書
辭多舛誕禮官見今爵之太崇忘昔功之甚大遲疑蕙

感不亦宜乎

皇明成祖功臣年表序

若夫宗英攝會運移天業者方之開物斯有閒矣建武奮功事同徒步內向之舉多於季朝執瑕肘腋則寄謀賤豎擁勢上流則屬功朝貴要之幾事之用多端而戰克之勳每絀也文皇帝擁燕山一旅之師掠沿邊數郡之卒劫驅藩衛雜用華戎搴旗崩雲揚鋒激電遂能五年之間渡大江以清宮闕服袞冕而朝高廟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諸將破不順之名居搖足之勢而能協心厲威襄定弘業戰雖十數皆仰攻之兵擊衆之舉也可謂

艱哉天子於是卽位之二月開明堂列羣后論功次定
爵賞應景風之期厲黃河之誓嗣後續封侯者絡繹過
於高帝之世矣建業若彼報功若此豈非皎然哉獨嘗
縱歷二都涉覽記籍蟬冠橫玉肩是從龍東第棘門功
多靖難而高帝布衣起事之人存者無幾失其氏望子
孫死爲轉屍邱墓鞠爲茂草方之於此不可同年而語
矣若云縱斂各情仁猜異德豈淮潁羣英皆觸網之夫
北平諸將盡保家之主至於二祖天衷規圖各尙一則
激揚遐典舉於吹堯一則參夷奮誅施及邦國獨於心
膺仁義相懷我則未信若云天道則外驅腥穢微管之

漢尤雄內代神圖伍被之謀爲劣造物忽諸而貪天保
祚豈特庭堅嘆於先賢張湯疑於前史也嗚呼本朝同
律隆替攸分何必舊聞爲之傷悼謹著其世次使觀者
得以慨焉

仁宣以來侯者年表序

夫烈風振谷虎豹發其威音大澤安瀾龍螭收其靈舉
何則異功不見於恬朝貴爵難冀於平運也造物之初
人難自厭更薄卿相本慕侯王故大者跨據方州迭稱
名號雖嘗灰滅猶矜故字其細者爭仰鱗翼各依川岳
莫不欲爲異姓之貴王建一國之太祖蓋其極顯窮奢

震乎羣心帝王並起所見者大也洎乎王塗夷坦世德
延安旣鮮方外之勳戰克之事士亦以台司爲極榮少
化家之盛氣矣故曰少所見多所怪也明興高文二朝
侯者數百仁宣之後寂寥閒出豈智勇則殊固時勢異
哉夫二百餘年之間大開封賞奪門而已此其事在蕭
牆人同私卒取瑕俄頃勢均廢立非有英姿茂功可榮
史牒者也其他殘虜非劉石之雄叛籓無吳楚之勢蠻
陬荒服白馬潢池各有破誅皆非勁敵乃知漢貂零落
非多不賞之功楚印摩挲豈盡數奇之士也繇是觀之
遐勳於爍有遜前朝累葉嘉平無踰聖代矣夫唐震漁

陽李郭裂郡宋播江表張韓開府不當天物之頻危豈
膺人爵之至貴苟其撫圖全盛臣主優游君無景風之
頌士絕雲臺之議太平之望塞久安之道得矣若乃狡
寇啟疆奸民伺隙弊兼百王威屈三世庶幾拔卒之時
何有通侯之賞而規規持千石之祿以俟塞天之勳東
第空懸無復冠軍之號西曹常滿豈知孟明之峻望其
撻代四夷牧寧六宇不其難歟有司徒知名器之當惜
不知功業之難就純法先朝時移勢變矣謹以仁宣以
來侯者列於篇覽其鮮封可以慨焉

夏子制策序

天下變方起有意當世知名之士罔不禍敗酷於庸衆
人非才則過亦云遭時也彼非有大殊絕天下惴惴以
此相推又當勢所去夫以或然之用而當方危之時卽
何得不傾相繼也故今之士苟重自負當塞默無所示
俟時縱不自匿強著書亦當寄言方州之外勿及治術
囂囂耳何得取世資相隨淪胥矣嗚呼余將何從哉掩
形山澤躬秉耒耜以終若身乎不能起而爲吏鬱鬱不
得逞奔赴焦爛抵觸文法非我志也故余於世也嘗迂
緩而無過望夏子者余友也道又小異今讀其所著書
於世蓋亟亟矣夫商賈之謀利也其事至微不足道且

以我之財而我用之然而得失殊者時爲之也今夏子
曰如是而後可以爲我君如是而後可以爲我民無論
必不可得卽當我意天下能晏然而已乎事變倏忽禍
福無期古之人豈可得而論哉均削諸侯也賈誼不用
而安鼂錯用而亡德宗誅魏博未爲失計憲宗伐蔡未
爲得策士之用舍國家之得失非先時之可定者而諸
葛孔明亦曰當操之強以爲天下已定然而其後變易
凡事如此不可逆見故古之英雄若是其難言之也然
則所謂蕭曹房杜之流將無有大過人歟非也當時會
之隆託跡興王計謀雖拙而人來就之身行雖污而機